

□灯下漫笔 ■戎章榕

邂逅百年书房

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

在苏州期间,我慕名去了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漫无目的地闲逛,只是想体验一下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氛围。一条总长1606米的平江路尚未走完,就已感受到:一半是岸,一半是河,河里有水,岸上有人家。一条老街,一半是烟火,一半是诗意,聚拢来是烟火,摊开来是人间。

当然,遇到感兴趣的地方我还是会拐进去,比如评弹博物馆。什么是吴侬软语,什么是“中国最美的声音”,我有了更深的了解。

当从路边的导览牌子上,看到纽家巷有家苏州状元博物馆,就寻访而去。原是潘世恩故居,如今设置了状元博物馆。不巧的是正在整修,吃了闭门羹。

造访状元博物馆无功而返,我原路返回,不是为了平江路,而是适才路过纽家巷时,从一间书店的玻璃门,发现里面一位似曾见过的

老人枯坐着,只是一时想不起。

当我伫立在书店门口,抬头看“文学山房旧书店”,再看坐在玻璃店门内的戴着棕框眼镜的老人,记忆渐被唤醒,那不是视频号“赵健的读书日记”中的采访过的那位老爷爷吗!文学史上有《百年孤独》,今有百年《孤独的旧书店》。

自媒体能量不容小觑,事后我查看这一期点赞、转发、小红心都是10万+。《孤独的旧书店》何以引起共鸣?依我看是靠坚守。择一事,终一生。一生做好一件事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老人则是从他爷爷那里接过自光绪年间创办的“文学山房”,书店很小,只有20多平方米;书店很大,承载日月的轮转,三代人的坚守,而且专注古籍、只卖旧书!

老人一生好书,坚守古旧书业,曾把书店比作城市的眉毛:“对于一个人来说,眉毛看似并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着也乏味。”

书店岂止是城市的眉毛,还是

解读城市的钥匙。自隋唐以来1300年间,苏州共出了45位文状元,5位武状元,是名符其实的“状元之城”。潘世恩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25岁中了状元,官至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历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被称为“四朝元老”。其家族以一状元、八进士、十六举人,成为清代姑苏官绅典型代表,享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姑苏城悠久浸润着满城氤氲书香,“文学山房”无疑是一个难以涉及的文化标杆。

老人如今已然成为“文学山房旧书店”一个鲜活的标识。而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的造访、寻问,一直保持沉默,均由家人回答。我弱弱地问,能不能与老人家合个影?当我拍完了合影,起身准备告辞时,他突然用厚重的嗓音说,那里有我一本口述史的书。一位中年人递给我一本《书船长载江南月》,一个多有诗意的书名。我这才知道老人名叫江澄波。

□履痕觅芳 ■张小慢

滇藏行

我觉得7点半已经很早,到了露台发现好像整个酒店的住客都出动了,已经架好了三脚架,长枪短炮地准备拍摄。

小吴也很激动,从前几天就开始念叨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梅里的日照金山,说上两次来,不光主峰,啥也没看着。

直到清晨最柔和的那一缕粉色的阳光打到主峰卡瓦博格山尖顶的那一刹那,我被震撼了。

大家惊呼、赞叹,寸步不离地守着眼前这座温柔又神秘的世界第二美雪山。看着阳光慢慢铺开,照亮主峰侧面的“太子十三峰”每一座峰顶,再从峰顶慢慢往下铺陈,由粉金色变成白金色。

我发现,这实在太美了,是相机无法诠释的美。

看完日照金山才8点出头,我们决定不补觉了,吃了早饭就出发。本想路过飞来寺时再近距离

感受一波卡瓦博格的压迫感,但我们到达飞来寺时,主峰已经隐在云里了,这才明白为什么姐俩一个说我“没吃过雪山的苦”,一个说我“不知天高地厚”。

从梅里雪山离开之后,我们开启了赶路模式,计划在天黑前赶到西藏昌都的左贡县。原本以为这将会是平淡的一天,但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从云南丽江到西藏拉萨的滇藏线,自香格里拉的白马雪山起,全长1800多公里,要经过9个雪山垭口。垭口指的是两山间的狭窄地方,就是高山脊的鞍状坳口。在高原地区,翻越垭口,常常意味着瞬息万变的天气、巨大的高度差,以及因复杂的高原气候原因可能出现的糟糕路况。这一路,我们已经穿越了红拉山、拉乌山和觉巴山的雪山垭口,由于都是在白天经过,晴空万里,只觉得垭口上的风景壮

阔、磅礴,并不觉得穿越垭口是一件多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旅行第四天的傍晚,藏区的天色本应该还是明亮的,但当我们行至一个山口时,天空突然乌暗,飘起小雪。随着车辆慢慢攀升,海拔愈来愈高,雪也愈下愈大,明亮的草原逐渐被团团浓雾遮挡,草原上成群牦牛化作一个个小黑点,近乎垂直的崖壁给人满满的压迫感。渐渐地,狂风席卷着暴雪,从四面八方撞向我们,前行的车辆已经开始低速前行,小吴也紧张了起来,掏出手机看了看,对着我说:“妹妹,你看看手机,这会儿咱海拔有多高了。”我瞄了一眼,“5130”这个数字映入眼帘。那时还不知道,自己闯入的是东达山垭口,一个在地图上蜿蜒得像一条盘龙的地方。

前往西藏的行程就这样拉开序幕……

□岁月深处 ■刘力

薯包子 芋包子

钱一只,但它饱肚,能抵点饭菜。

有次学校包场看《尼罗河上的惨案》,路过街头小店,禁不住香味的诱惑,一下子买了两只,吃着香甜的薯包,想想月底可能囊中羞涩,只好狠狠心退了电影票。那电影至今没看过,片名却在脑中很清晰。

每每收到稿费,便会去买一二只薯芋包,那刻吃得更香,得意劲至今记忆犹新。最热闹的是班里同学从家里捎来的包子,和大家共享,美得就像过年。记得与位女同学同乘公交车,或许是我替她买了票,她在校门口买了两只芋包,递给我时正好被同学瞧见,于是,一段如天方夜谭般的“芋包罗曼史”传开了,几十年后仍有人提及。

校门侧边有位大伯开店,店里的薯芋包最好吃,馋得我去了好多次。看着我狼吞虎咽的窘相,大伯摸着我的头说:“别噎着,慢点吃,上大学走了可就吃不上了。”

那话当时没往心里去,十六年之后再回到中学校园时却百感交集。校门外的包子店早无踪影,换了八层高楼。原先的校门没了,如今的校门气宇轩昂。望着那幢仅存的学生宿舍楼,我分明听见了当年同学们争抢包子时的叫声和笑声,声音并不遥远。

同学请吃早点,上了薯包,看我吃得甜谈得香,次日又请吃芋包,咬着包子,过去的岁月一幕幕幻化于眼前。那段艰苦岁月,有薯

芋包相伴,清苦中总有香甜偶溢。同去的儿子那时读小学,不太爱吃那包子,或许粗粮已渐离日常,儿子当然也体会不了父亲的心境。

几次返乡,都要抢点薯芋包,但是这种食品已经渐少了。后来得知有位老乡在省城开了家餐馆,竟然还做薯芋包,于是,我时不时电话预订,下班去取,不仅仅是为了吃上家乡口味,更是对逝去岁月的惦念和寄托。

出差前往中学同学较多的一座城市,预先给同学们捎去了信息。没想到,几位女同学起了个早,去集市上买来了红薯和芋头,围在灶前煎起了包子,还拍成照片发到了我手机上,坐在高铁上的我

□诗苑 ■蓝春

榕树(外一首)

你是一座大山
绿色的光芒横亘眼前
跨越你 就要走过四季的风景
岁岁荣华 华盖如荫
伟岸气度 独木成林
你蓬蓬茂密的根须
从高高的气场垂下来
扎下来 深入乡土
穿梭于深层的光阴
锈迹斑斑,一如古老的呼吸
辞旧纳新

你是一派祥云
绵延天庭交织日月星辉
擎起你 就要倾入毕生的绿意
雄花雌花 和鸣和煦
冠幅广展 铺天席地
你脉脉温情的枝叶
从远远地眺望到飘下来
落下来 载入我的胸襟
沧桑盈盘随风而去
唯有春光无限
云彩丝丝,一如善心善念
生生不息

客家武林

凌厉而过
掀起一股客家泥尘味
或是千透的血雨
或是湿重的腥风

舒展,进退有法
防守,左右逢迎
周身似手吞吐浮沉
一如谦恭无边的稻穗
山字耙和板凳
家传独门 尚武不争
日子从容心随所愿
开门见山细数云卷云飞

弯弯的石板路 弯弯河水
踏印有痕
后生耿直脖子,回望
来无踪去无影

拳谱有云:手打三分
脚打七,目珠打十一
客家武林 只有真假汉子
没有高下之别

□岁月深处 ■刘力

薯包子 芋包子

满怀期待,思绪竟飞得很远很远。餐后,她们又把余下的包子装好,让我带回家,也带回童年的记忆。

便是这样,二十余年时光悠悠而过。

近期又返乡,当地安排晚餐。我向招待的主人说起薯芋包,他一愣,然后摇摇头说:“现在都富裕了,正餐已经好久不上粗粮了。”

我俩都笑了,虽然没吃上薯芋包,我们却为家乡变得富裕而高兴。



扫码可看
更多文章